

责任编辑：祝鸣华

山西武乡，当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朱德总司令在这里写下了抗战诗篇：“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此部署和指挥了震惊敌胆的“百团大战”。在参观了八路军总司令部王家峪旧址和砖壁“百团大战”指挥部旧址后，我们又来到了由邓小平题写馆名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接待我们的是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田悦慧，她是这里的金牌讲解员。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展览部分，我看到了一幅大照片，摄于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五纵队与新四军在苏北东台白驹镇会师时。照片上五位军政首长，有四位标出了名字，他们是：韩振纪、刘瑞龙、张爱萍、韦国清，唯独正中间那位戴眼镜的将领无名无姓。我不禁纳闷，询问小田，她说有人说是黄克诚，但存有疑问，所以难作定论。参观完毕，又去比邻的八路军将领纪念馆。在一幅幅照片中，我突然看到了一张似乎见到过的面孔：八路军五纵队二支队

为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一幅照片求证

严建平

司令员田守尧。这不就是先前五人合影中间的那位将领吗？像，太像了！我赶紧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小田，她说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感到很新鲜，很有价值。

从武乡回来，我开始寻找史料，以求求证。在公开出版的书刊中，刊登这幅照片的有两处：一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大将画传》，二是《中华英才》杂志2011年第10期。前者中间那位将领标识为黄克诚，后者标识为田守尧。我认为应该是田守尧。从外貌特征来分析，中间这位将领年轻，中等个头，动作热情，用双手搂住左右两位战友的肩膀。田守尧时年25岁，个头不高，战友们都说他打仗勇敢，充满活力。而黄克诚当时已38岁，个头偏高且清瘦，从一些史料照片上看，大都是背抄着手，显得比较严肃。还有一个细

节，照片中的那位将领，扎武装带，打绑腿，军容整齐。而据张爱萍回忆，1941年9月后他到新四军三师任副师长，提出整顿部队，要师首长以身作则。但黄克诚从来不打绑腿，总是敞着个领子，揣个手。张爱萍就将他的军，说你一个师长军容风纪都不整，要我怎么说服下面？黄克诚这次很痛快，第二天就打起了绑腿，说这是第一次。这幅合影拍摄在前，所以照片中间的那位将领应该是田守尧而不是黄克诚。

关于这幅照片拍摄的时间，《黄克诚大将画传》说是八路军南下与苏北新四军会师时，这与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说明一致。而《中华英才》则说1940年7月摄于皖东北。我倾向后者。白驹镇会师，意义当然十分重大，因为从此把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但会师的部队是八路军五纵队一支队一团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二纵队六团，一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委朱涤新，二纵司令王必成，政委刘培善作为会师部队的主官都未在照片中出现，于情于理都不合。而摄于皖东北则依据充分，黄克诚1940年7月下旬率344旅687团与新二旅越过津浦路，进驻皖东北地区，据黄克诚回忆，6月初从冀鲁豫南下豫皖苏时，田守尧在延安学习未归，

部队由新二旅政委吴信泉带领。而安徽省人大原主任王光宇则回忆道：1940年8月初，他和一批豫皖苏区党校学员，随新二旅旅长田守尧越过津浦路到达皖东北。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应为8月至10月初（黄克诚率五纵队主力南下苏北阜宁前）之间，地点是皖东北或稍后开辟的淮海区抗日根据地。其时，韩振纪为五纵队参谋长，刘瑞龙为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主任，田守尧为五纵队二支队司令员，张爱萍为五纵队三支队司令员，韦国清为三支队政委。在这个时段，这五位军政首长齐聚在一起，概率极大。

至于《黄克诚画传》中，把照片中的刘瑞龙说成梁兴初，除了面貌不符外，时间和地点上也不对，梁兴初是1940年底才率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越过陇海路到达宿迁、沐阳一带，直接归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指挥。而五纵队司令部则在阜宁。皖南事变后，教导第五旅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五纵队也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参谋长为彭雄，韩振纪已调任军部任军工部长了。

我把求证的结果告诉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小田，她很高兴，但同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说有几位八路军的后代，参观后提出，照片中的刘瑞龙会不会是彭雪枫？对此，我又作了分析。从体貌特征看，照片中的刘瑞龙是高个子，而史料照片中的彭雪枫则显示为中等个，这从他与陈毅、邓子恢等领导的合影中比对可知。从时间上推断，1940年6



左起：韩振纪、刘瑞龙、田守尧、张爱萍、韦国清

中国式过马路和『跑马路』

胡中柱

“跑马路”，汽车在马路上奔驰之谓也。似乎一夜之间，中国，至少是中国的大中城市进入了汽车时代。然而，应有的马路文明或曰马路礼仪并没有相应地建立。现在，谴责“中国式过马路”的声音非常多，有的还很尖刻。但是，平心而论，就马路资源而言，分配给行人的斑马道所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如果要抨击马路乱相，似乎板子先要打在汽车的身上。汽车的不讲礼仪，在马路上随心所欲的现象可谓多矣。要么无端变道，要么强行插队，或者乱鸣喇叭，或者停车在斑马道上……更糟糕的是对行人的傲慢漠视，譬如，在没有红绿灯标志的斑马道上，汽车是应该礼让行人的，至少要减速慢行，可是在中国大陆有几个人“享受”到这个待遇？更为甚者，是在有红绿灯的斑马道上，右转车辆从来无视行人行进方向是绿灯的先行权，毫不减速，遑论停车了，一部一部地疾驰而过，作为“弱势群体”的行人对此只能干瞪眼，等到车流稀疏了，往往绿灯已经翻红了，很少见执法人员干涉这等事，交通协管员也往往无所作为，只是告诉抗议的行人，他“只管人，不管车”。行人如果是不管不顾的二楞子，面对钢铁怪兽的下场可想而知。怪不得台湾的柏杨先生生前曾言，中国的斑马道是引诱行人被撞的陷阱。请各位对“中国式过马路”大放言辞的人想一想，当行人在马路上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他就有可能漠视交通标志。数年前，曾在报纸上见一消息，说兰州有一位年逾七旬的退休教师，实在气不过门前马路的斑马道，明明是绿灯自己却无法通过，一怒之下便对那些闯红灯的车辆投之以板砖。事情闹大后，网上是一片支持之声，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这位老教师则是持不同看法。从执法角度讲，这也是对的。不过，舍此之外，交管部门也应该出台有效的措施来维护行人的权利。

还有让行人很愤怒的便是滥用远光灯了，像上海这种大都市，晚上路灯亮如白昼。不知何故，各种车辆就是喜欢大灯。年纪大的行人被这种眩光扑面，往往头晕眼花。警察也说这种滥用是违犯交规的，可是无人制止。记得在四十多年前，读中学时下乡劳动，班主任老师严厉地告诫我们这些初到农村，拿手电筒东照西晃，新鲜感十足的学生，“千万不要用手电筒照人脸”，不然，“被打了耳光还要谢谢人家的教训”。那么，对于这种较之手电照人更严重的侵犯人的尊严的行为，谁来制裁这些藏在“铁壳”里面的缺德之辈？

当然，行人过马路应该遵守交通规则，这里也无意为中国式过马路辩护，只是想说一句，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同时也到了道德文明建设最迫切的时候。在解决中国式过马路的同时，也要解决行车不文明的状况，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做到文明行车，过马路文明才有可能真正建立。



洁而精老店

贺友直 图/文

洁而精川菜馆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后门出口的左首，门面座西朝东北，大堂的规模也不小，有点气派，可是它的原始老店我见过（没资格进去吃过），原是缩

在现今妇女用品商店后面一条小马路麦赛尔蒂罗路（今兴安路）的一幢民居里，没有门面，由于是新式里弄房子，若走正门就要转弯抹角进弄堂，于是这餐馆的门就开在临马路的后门，其店招是牌匾挂在门上还是就写在后门旁边墙上如今记不得了。现在画的是想当然匿造的。

有幸挨了鞭子

赵全国

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库贝尔早年默默无闻。一次拿破仑三世参观画展，很反感他的《浴女》，就从跟班手里抢过鞭子将画抽了几下。没想到画家因祸得福，从此名声大振。

不过我还是为库贝尔庆幸，他遇上的是那位风头大不如乃兄“拿一世”的“拿三世”，不然真够他喝一壶的。他若不幸撞上了飞扬跋扈的希特勒，他们无须抡鞭，只消蹙蹙眉梢，咕一声，您老坐班房算轻的，弄不好性命攸关呢！

在聪明人眼里，名人的正负能量都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瞧瞧现代的文坛艺苑，这类事不少。

的作用。

在教学相长的良好气氛中，刘庆江的指挥水平也大大提高，2002年他获得了第六届中国合唱节金奖指挥称号。

当然，演出、获奖决不是合唱团的终极目标和唯一使命，合唱团坚持训练与教研活动相结合，十五年来为基层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合唱指挥骨干，并使中小学生在声乐教育中受益匪浅，大大提升了音乐素养和团队合作精神。刘庆江说：“合唱是一门集体演唱多声部声乐作品的艺术，它要求歌唱群体音响的高度统一与协调。有位老前辈说：合唱团里没有‘我’，只有‘我们’。所以我虽然是一名指挥，但时时提醒自己：我就是我们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只有融入整个队伍，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陪他们一起年轻”，明天介绍一位村文化服务员。

十日谈

社区文化追梦者

我在赛后再也不听结果了。”

但刘庆江与团员们不气馁，他们牢牢锁定下一个目标——三个月后在北京举办的“阳光大地”全国合唱比赛。刘庆江选了一首难度很高的曲目，对团员们进行封闭式排练，关键时刻还请来专家现场把脉，个别指导，大家对歌曲的理解力与演唱水平有明显提升。到了比赛那天，曾经指导过他们的专家也感到惊讶：“好像脱胎换骨了。”这次翻身仗他们打赢了，抱了个第一名回家，此后连续三届均执牛耳。合唱界一片惊呼：“一匹黑马，横空出世”。

2005年，合唱团远赴意大利参加嘎达世界合唱比赛，刘庆江将大家关在宾馆里没日没夜地排练，几个女团员想逛个街、吃个冰淇淋再买点化妆品一概被他拒绝。结果，他们在数十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传统混声

组的第二名，只比挪威代表队低了一分多一点，若按各项指标综合考量，也相当于金牌了。

去年7月，合唱团去美国辛辛那提参加第七届世界合唱比赛。最后，在三百多支队伍中，他们杀出重围，获得了混声与复调两个项目的银奖。“银奖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刘庆江对我说。

是的，刘庆江和合唱团的目标永远是第一。除了上述的获奖记录外，值得合唱团提及的成绩还有：2002年在第六届中国无锡合唱节上获得金奖。2004年在第七届中国海口合唱节上蝉联金奖。2007年获上海市首届合唱比赛金奖。2008年，合唱团与德国蒙特威尔第合唱团结成姐妹团，并联袂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合唱音乐会。合唱团还无数次圆满完成了闵行区的大型活动表演，发挥了群文工作主力军

只有“我们”的心声

唐羽